

五 学西方首倡西学 怀胆识容闳尽力

近代的中国，帝国主义的血雨腥风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独立、民主和富强是中国人民从心底的呐喊与追求。要达到这个目的，唯一的方法是向西方学习。这种特殊的社会需要，把派遣留学生问题提到重要的日程上来。于是，一批批热血青年为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破巨浪、冒惊涛、千辛万苦，奔赴大洋彼岸、东瀛扶桑，兴起了近代中国的留学热潮。追溯几代留学生的源头，恐怕得从1872年清朝政府正式派遣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去美国讲起。而容闳正是促成这种留学深造教育的首倡者和实行者。

容闳，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家中生活十分贫困，从小帮助大人干活，7岁那年被父亲送进澳门一所英国教士办的小学。1847年，一个叫布朗的美国教士回国，在征得容闳一家人同意后，布朗夫妇将容闳以及黄宽、黄胜两位同学带到美国去学习，为的是让他们日后成为美国人在华传教的助手。

容闳到美国后，先入麻萨诸塞州的孟森中学学习。这时他已经19岁了，但由于长得瘦弱矮小，别人都以为他还是个小学生。两年后，他中学毕业，考入著名的耶鲁大学。他学习十分努力，曾二次荣获英文作文奖金。由于经济来源有限，他在课余时间常做些杂活，挣点钱来补贴生活。后来，他入了美国国籍，信奉了基督教，还娶了一位美国妻子。这样，他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位比较全面的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

容闳去美国时还不到20岁，头脑还比较单纯。经过长期的资产阶级教育和亲身经历后，他的思想已相当程度地“西化”了。但是，他却从未忘记自己的祖国。他目睹了西方的社会状况，联想到落后、衰弱和贫穷的祖国，感触颇深。他后来在《西学东渐记》一书中回忆说：“在我上学修业期间，中国满清政府的腐败情形，常常刺激着我的心；越到后来，越为之怏怏不乐，更念念不忘祖国的人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最后，他结合自己的经历，逐步形成了一种思想：要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传播到古老而沉睡的中国来；“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容闳大学毕业后，断然拒绝为美国在华传教服务，不惜失去教会资助，怀

着一腔爱国热情和为祖国富强尽力的理想，于1855年回国。当时正是太平天国起义的高潮时期，在广东，他目睹了清政府对广大人民的镇压，使他对太平天国寄予同情。1860年，他访问了天京，向干王洪仁玕提出了强兵富国、革新教育、改良政治等资本主义维新的七条建议。但因为农民起义军不具备实施资本主义改革的条件，他便转而对首倡洋务的曾国藩抱有幻想。

当时洋务运动刚刚开始，风气初开，清政府中了解外国情况的人寥寥无几，容闳认为他报效祖国的机会来了，便成了洋务运动的活跃人物。1863年曾国藩派他去美国购买机器，回来后安装在江南制造总局。容闳在办洋务的过程中，始终在思考着将西方学术输入中国的计划。1870年，他作为译员陪曾国藩去处理“天津教案”，借此机会，他向曾国藩提出了他怀之已久的“教育计划”。他的计划共有四点，其中第二点是中心，即“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并提出了具体方案：初次以120名为额，分四批派遣，留学时间为15年。这个计划一提出，在当时轰动很大。要知道，当时封建统治观念仍十分强大，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一直视洋务运动为数典忘祖，派学生出洋岂不更是祸水内引吗？可是曾国藩等人却十分赏识这个计划，曾国藩还同李鸿章一起两次上奏折，请求朝廷批准实行，并推荐容闳负责办理出洋手续。清政府看到两员得力干将都同意，也只好勉强允诺。为了防止学生们忘了封建伦理纲常，清政府特地规定留学生们随行带去汉语教师，专门讲授儒家经典，并规定了遥向清朝皇帝叩头的日期。更为可笑的是，还要带上理发匠，为学生剃头梳辫，弄得容闳简直哭笑不得。

1872年8月11日，经过考试和种种繁琐手续，第一批留学生30名启程赴美。随后的几年中，又有三批各30名先后前往美国。这些学生当中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0岁，大部分都是东南沿海一带人，广东去的最多。

那时，留学生们仍然一身中国式打扮：长衫马褂、黑色缎帽、头后留着长辫子，分不出男女。学生们一上岸，美国小孩子们都十分惊奇，常常跟在后面高喊：“看哪，中国姑娘！”这使他们很尴尬。几个月后，便纷纷要求改穿西装、解辫子。

留学生刚到美国，清政府不放心，为了让他们循规蹈矩，特地派上一个翰林、刑部主事陈兰彬为留学生监督。容闳对学生们的学习和衣食住行都照顾得十分周到。学生们接受了西方教育，语言习惯了，知识丰富了，思想也渐渐开化起来。有的学生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宗教仪式和体育活动，并改穿

西装。为这些事，陈兰彬多次和容闳争吵，但容闳却坚决支持留学生的行动。

1875年，清政府任命陈兰彬和容闳为中国驻美国正副公使。但容闳对学生们感情深厚，仍兼管留学事宜。

1876年，清政府任命了一位由陈兰彬推荐的翰林吴子登为新的学士监督。吴子登历来认为学生出洋是离经叛道，一到任就对学生们的言谈举止十分恼火、处处训斥。他还四处造谣诬蔑容闳纵容学生荒废学业、任其放荡、行为不端。他认为这样的学生不能培养成驯服清朝的奴才和工具。于是，吴子登竟然奏请朝廷撤掉容闳职务，召回留学生。其他一些顽固分子也鼓噪附和、推波助澜。容闳虽然竭力申辩，终于势单力薄，无法挽回局面。1881年，清政府终于决定将所有留学生分三批先后召回国，他们当中仅有欧阳赓、詹天佑二人刚刚大学毕业，其余的都被迫中途辍学，实为可惜！

容闳的轰动一时的留学计划就这样被顽固势力半途扼杀了。但是，容闳的努力没有白费，这批学生后来大多成长为中国最早的近代科技人员及其它方面的专门人才，比如被誉为“中国铁路鼻祖”的詹天佑和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等。这次派遣留学生是中国近代青年首次系统地与西方勾通，有助于西方科技文化的传入，有助于新式学校和“西学”的引进，对封建旧教育是一次强大的冲击波，也对以后一代代留学生运动的兴起做了最早的探索。“为有源头活水来”。今天，我们看到活跃在海外的数十万中国留学生，不得不敬佩容闳当年的勇气和胆识。

六 重海防须学洋技 清末办水师学堂

今天，青年朋友们对严复、邓世昌、林永升、刘步蟾等历史人物的名字是比较熟悉了。但是，对培养他们的学校——清末的水师学堂，则听之甚少或者比较陌生。

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日益加深。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一些开明官员，主张改革教育、引进西学、创办新式学堂。如洋务派创办了一批水师学堂，维新派后来创建的时务学堂等。两湖总督张之洞等甚至还奏请朝廷停止科举考试、遍兴学校。可以这样说，近代中国最早的西式学校，就是清末的水师学堂。